

梦想在成长

□王维嫻

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，都是对生命的辜负。

多年前在一家公司上班，老总把千金带到单位来体验一天，据说十七岁的丫头任性、叛逆，不走“人间正道”。最先安排到车间干活，在一帮男工人堆里撒抬磨打铁模子，那些铁家伙的确很重，孩子没叫屈——居然累并快乐着！

等到干了一圈活，来到我办公室时，我与她聊起来。她并不是她那老总妈妈嘴里“就知道花钱的主”。首先是家庭给她提供了优越的条件，相比人家孩子的花销可能就多些，加上这丫头又是个开朗好玩的阳光小子款。她的小脑袋里装着很多不为大人所理解的东西。她跟我谈的都是她闪闪发光的理想，我只是她一个耐心倾听的观众。

她说不喜欢呆在小地方，要到大城市去发展——“眼界高，看不上这三四线的小地方”，这就是大人所谓的眼高手低；她谈起服

装的品位，对着装打扮的精致追求，她的梦想是做一名服装设计师——而这些都是大人心目中典型的夸夸其谈。

敢于说出自己梦想的人，我除了对小小的她刮目相看，更是想到自己在这个年龄时的梦想，那不就是个不足为外人道的默默珍藏的同款吗？

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，我经常出入书店浏览服装书上的新款，我四处寄信求学，只要有服装两个字我都要一探究竟，为此没少劳民伤财。最后学业不精，上大学时没有选到自己喜欢的专业……从她身上我看到了自己努力不够的地方，也看到了她在现实许可的条件下实现梦想的可能。

我把她的想法和迫切付诸行动的焦灼跟她妈沟通。她妈妈既为女儿有志向眉开眼笑，同时又对她的梦想给予了不现实的抨击。一怕她随着年龄增长理想嬗变，二是怕她不务正业考不上

大学竹篮打水。我问为什么不二者归一呢？考上大学选择服装设计的专业，还可出国深造，毕竟梦想很长。

经年不见，我早将梦想迁徙得面目全非。听说她上了海南三亚的一所大学，专业是服装设计。今年在她妈妈的微信里，我看到陆续有了设计得风情万种的时装，品牌就是ONE DREAM(一个梦想)。我实在不敢相信，都市繁华的背景里，那个亭亭玉立的模特就是曾经青涩任性的她，简直就是巴黎的时装POSE！听说，她在三亚开了一家服装公司，自己设计款式，衣服鞋帽包已经出口国外，微信圈里看到她刚从马来西亚回航，又接洽了一笔订单！自信满满的脸上写满了三十而立的成就。

梦想人人都有，但它的成长是多元化的，完全因人而异。有的人沦陷在梦想里苦苦挣扎；有的人干脆放弃梦想，但总有人冲破万道阻力，成就梦想。

一样的学步 不一样的成长

□申学利

父亲突然因脑血栓住院了，我一时接受不了这个残酷的现实。接受不了这个现实的还有父亲自己，他一辈子耕耘在土地上，只知劳作，不知疲倦。一旦停下来，或许将永远终止他热爱的劳动，他该怎么适应？情何以堪？

一连七天父亲都躺在病床上输液吃药，可把他急坏了。挂在半空的输液管，就像一副枷锁把他紧紧捆绑。百无聊赖中，唯一让父亲看得入神的是输液管里滴滴答答的药液，他笑着对我说，这要是天上下的淅淅沥沥的秋雨该多好，今年的干旱就解决了。

查房时，主治医生对我说，你爸的病不是很严重，后期高血压控制得好和恢复锻炼到位，以后自理是不成问题的，甚至还能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。医生的后半句让我看到了希望，因为自食其力是父亲的生命价值所在，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他是无法忍受的。

病情稳定后，父亲急不可耐地要下床走走。可脚一着地，父亲发现脚和腿不听使唤了，站都站不稳，一步也迈不出——父亲不会走路了！父亲一下子跌坐在病床上，两行热泪夺眶而出。

我没有立即去安慰父亲，让他释放一下也好，悲伤抑郁对病情没有好处。许久，看父亲平静了些，我就坐到父亲身边开导他，老爸，俗话说，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；得病易，养病难。着急没用，既然病落在了腿脚上，咱就从学走路开始。六七十年过去了，咱再回到童年，再来一次人生回放，不也是很幸福的事吗？我故作轻松的半开玩笑，逗得父亲凄然一笑。

我搀着父亲再一次下床，我的手掌契合着父亲的手掌，十指紧扣。这么多年了，我还是第一次如此紧密地与父亲手握手。父亲的手如此粗糙，盘结的筋骨刺痛我的神经。

从病床边到走廊，短短十几米的距离，父亲走了好久，而且累出了一身汗。说走，其实准确点应该叫挪，步幅极小，如履薄冰。

透过走廊的窗口望向外面的街道，人流如潮，车行如梭。父亲呆呆地看着身外的风景，才几天呀，恍若隔世。

父亲实在太累了，往回走的时候，一个趔趄，险些摔倒，我赶紧把他抱住。父亲瘦得只有一百多斤，岁月掏空了父亲的身躯，做儿子的却浑然不知。抱住父亲就像抱住了我的前世今生，我的心狂跳不止。小的时候，父亲是怎么抱着我的，如今我早已无从记起，但绝不会像我这样蹩脚！

父亲教我学走路，带我步向辉煌的人生；我搀着父亲学走路，父亲却慢慢走向人生的终点。一样的学步，不一样的成长！引领父亲重新迈向朝思暮想的天地，这是我的孝，更是我的责任！

父亲出院了，我舍了生意回老家照顾他。经济损失再大，我也不悔，因为父亲的健康是任何金钱也买不来的。

秋高气爽，在寂静的村庄林荫道上，有一对父子说笑着，但谁也不会想到，他们是在学走路。

成长

投稿邮箱：qwbxz@163.com
主、《小说选刊》(副主编)
命题嘉宾：王干(鲁迅文学奖得

成长的孩子

□韩慧

上班已经半个月了，声音还没有彻底恢复。我知道还需要等待些时日。

甲状腺全切有可能三五年也有可能三五十年发生转移到另一侧，可能面临第二次手术，而我的主刀以防万一把我的甲状腺全部除掉，当然也就不会有这种可能。我发现得早，病灶很小，没有转移到淋巴，剩下的只有放松心情就好了。

可我还是怕，万一转移到淋巴怎么办呢？手术，我是多么害怕第二次手术呀！我还没从手术的梦魇中走出来。我实在不敢恭维那些一年动两次三次手术的病友们有多勇敢，都是被迫无奈的，这里面有太多难以言表的血泪与痛苦。

人真是个复杂的动物，上天给了你一颗智慧的脑袋，有了欢笑也有了痛苦，有了聪明也有了愚钝，有了希冀也有了多虑。我告诉自己，哦，小鬼！你还是有点怕哟！害怕那个莫须有的第二次手术吗？

多么高远的蔚蓝，多么晴朗的深秋。我贪婪地盯着天空希望把这美好定格。声音依旧没有力量，喉咙仍旧水肿。我在焦躁地等待着时间来拯救我。失去是一个多么痛苦的字眼。你失去了拥有它的能力，失去了它能痛快地表达你的心声的能力。欲说不能，欲喊更不能。同事听我说话时都格外专注，一遍遍地鼓励，你声音越来越大了。可是我还是嫌声音太小，嫌恢复得太慢。

我是多么庆幸在医院工作，癌是个可怕的字眼，可是拥有它真的不代表死亡。甲癌是最幸运的一种癌，它有时候几十年都不发展。同事们都坦然地看待这个病症，而在非医务人员中有大部分人是谈癌色变。于是我不愿意在朋友圈说这些。我怕吓坏他们，我理解他们的恐惧。但我自己有足够力量支撑我好好地活下去。不消极，不麻木，不颓废。我必须前行，我不能停下来等候死亡，哪

怕它正含情脉脉地召唤我。我爱恋着这个世界。哪怕是疾病，哪怕是痛苦，我接受这一切，因为我经历过世间更多的美好繁华。

在漫漫的人生长河中，每个人的经历都如孩子在成长。当我们是孩子时，走起路来，摇摇晃晃，说起话来，含糊不清。那时候小溪就是河流，泥坑就是大海，山坡就是崇山峻岭，拐弯就是艰难险阻……是的，我们永远是个正在成长的孩子。经历着，成长着。

【下期征文预告】 代价

命题嘉宾：吕家乡（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）

命题说明：代价是为了有所“得”而付出的“失”。有人说：得与失之间，固然有必要从“量”的方面作“合算不合算”的盘算，更有必要从“质”的方面作“应该不应该”的斟酌。您说是不是？请谈谈您的经历和体会。

征文要求：1000字以内，文体不限。请附上个人的姓名、职业。来稿请尽量不要用附件。

投稿邮箱：qwbxz@163.com

像大树一样成长

□曹瑞欣

今年暑假，陪女儿去台湾做了一次梦寐以求的宝岛游。在阿里山博物馆，我们初次看到大树的年轮标本，颇为震撼。抚摸着颜色深浅呈现细微差异又排列规律的一百六十个圆，我似乎触摸到一颗安详坦荡柔软向上的灵魂——人若像大树一样成长有多好。

像大树一样成长，像大树那样深爱着脚下的土地，一棵树，无论是参天大树还是纤细的幼苗，栽种到哪里它就在哪片土地上扎根。风吹过来雨淋过来雪落下来，一棵树站在原处脚踏实地巍然不动，赞美着阳光明媚感恩着冰雪的洗礼。

像大树一样成长。像一棵树那样安详地拥抱每个日出日落，把成长的信念交给时间。时间的力量最强大。时间给树干画出圈圈美丽的年轮，时间让弱小的树苗变成栋梁之才。

我回想起父亲和他种的树。父亲

在老家天井里种了两棵洋槐树，时光已将纤细的树苗变成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，树干壮硕挺拔，树姿昂扬超逸，欢天喜地的鸟儿在大树牢固的枝杈间筑起温暖的巢。

我记得两个哥哥考上大学时，邻村有人家以给我父亲出钱住院治病为条件，让我的大哥或者二哥去给他儿子替考，父亲坚决不答应。三十多年过去了，两棵洋槐树的耳朵边依然回荡着父亲不慌不忙的话：“你不要再来说了，我不会犯糊涂让儿子去做违法之事！”父亲积劳成疾没钱医治过早离世。如果当年父亲答应了替考之事，父亲的病也许会治好，可是，大哥能顺利读军校晋升将军吗？二哥能顺利读北大成为造福社会的科技人才吗？父亲短暂的一生活得多么像棵安详的大树。

像大树一样成长，像大树那样永远乐观向上向着阳光。我记得雪白的

洋槐花开得如诗如画的五月，母亲站在树下微笑着把刚做好的一摞白面饼送给了讨荒的异乡人，我不高兴了，在物质极度匮乏的七十年代，白面饼是美食。母亲微笑着跟我说，傻孩子，人家一辈子或许就到咱家讨一次饭，那么可怜的人，咱少吃口就少吃口吧。

还记得我被选入乡镇重点班学习的第一学期，新开的化学课测验我开天辟地考了踏进校门以来第一个不及格。周末回家告诉了母亲，星空下，母亲边剥玉米边哈哈大笑说，“闺女，你肯定是没下力啊，俗话说，只要功夫深，铁杵磨成针。”母亲说准了，因为不感兴趣，我平日除了听讲勉强完成作业几乎不摸化学书。当天晚上，我便羞愧地打开簇新的化学课本，聚精会神地做起了习题。第二次化学测验我取得了好成绩。

我永远记得母亲唯一认真打我那

次，因为我从九奶奶家苹果树上顺手牵羊摘了个大苹果，母亲打过我后，拉着我找到九奶奶当面认错、道歉，九奶奶收下苹果又送回来，站在大树底下毫不在乎地说给母亲，一个苹果何必难为孩子，送给孩子吃吧。母亲斩钉截铁地说，不行！孩子从小就要诚实做人，小时偷针大了偷金。感谢母亲在我年幼的心田种下一棵诚实善良的阳光之树。母亲短暂的一生活得多像棵乐观向上的大树，不论生活多么难多么苦，外表柔弱的母亲永远像棵坚强的大树，枝叶悄然伸向更加辽阔的天空，树根默默地扎进泥土的更深处。

“一个人要走多少路，才能长大成人；一只白鸽要飞跃多少海，才能在沙滩沉睡；一些人要生活多少年，才能获得自由；一个人要仰望多少次，才能看见天空！”(鲍勃·迪伦《在风中飘》)我说，一个人，要像大树一样成长。